

最近，郑绪岚和刘欢、陈力、李谷一、蒋大为、李双江、殷秀梅等十名歌手被评为“新时期首届影视十佳歌手”，这使我想起了郑绪岚去年初冬来西安演出时的情景。

工人歌手郑绪岚

张静华

“提起家来家有名，家住绥德三十里铺村……”这优美动听，感情真挚的歌声，这浓郁纯正，质朴自然的陕北韵味，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刹时，整个剧场欢声一片，掌声四起……

演出结束后，我在后台见到了郑绪岚，她热情大方，自然随和。“你的西安话说得真好，”我说。“我和西安人是老朋友，多次来西安参加全国性的活动，对西安有着深厚的感情……”她同我侃侃而谈。她原来是天津第三阀门厂钳工车间的工人。她从小喜欢唱歌，高中毕业，分配到第三阀门厂当学徒工，后来被师傅们推荐到公司宣传队，成了一名业余歌手。因她来自工人，又经常为工人们演唱，深得工人人们的喜爱。一次偶然机会，她被歌唱家王昆发现。当东方歌舞团派人去天津办理她的调动手续时，天津一家文艺单位得知后，连夜出动，绝不让自己鼻子底下的人才外流。这时，工人师傅们都给她出主意：去“东方”！别处，哪也不去。东方歌舞团的人来了，师傅们领着她到处跑，两天就办完了一切调



郑绪岚演唱

动手续，第三天小郑就上了北京。每当提起此事，郑绪岚就深有感触地说：“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些好心的师傅们和

他们之中的知音朋友，因为我是从职工工业余会演中走上文艺舞台的！”

多年来，她演唱了许多群众喜爱的歌曲，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妹妹找哥泪花流》、《春之歌》等，她唱的《太阳岛上》、《牧羊曲》、《大海呀，我的故乡》更是脍炙人口。她多次出访泰国、新加坡、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受到外国朋友和侨胞的热烈欢迎。在泰国演出时，一曲《月亮》使泰国观众为之倾倒，他们认为，郑绪岚是位泰国姑娘，至少也是生长在泰国的华侨，否则怎能唱出如此韵味十足的泰国民歌呢？

第二场演出的铃声已经响了。望着她走向舞台的背影，我深深地祝愿这位工人出身的青年歌手，在我们民族声乐的道路上，不断吸取民族民间音乐的营养，更好地为我们的人民大众歌唱吧！

夜晚的澳门。屋内。黑暗中，姚克面无表情地往手枪里装着子弹。屋外，飘来一首忧伤的歌。他抬眼将目光落在一张照片上。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同十岁的女孩，他的情人李萍。

姚克从大陆迁居澳门继承外公留下的遗产。生意被骗几乎破产。幸亏李萍大力帮助。

李萍原是深圳乐美化妆公司技术员。两年前在公司濒临倒闭的困境中接手当了经理。她的几个生产配方救活了企业，被誉为“特区经济改革的女强人”。然而生活中的她却是感情屡受创伤至今仍带着孩子独身生活的女人。当她再次坠入爱河义无反顾地将一切寄托在深深爱她的姚克身上，不惜为他挪用公款四十万。为此受到检查机关的指控……对这位贪污公款、有功于企业、陷入绝境渴望生活的女经理，检察院作出了“暂缓逮捕”的决定。



渴望·劝善·寻找

——珠影新片《暂缓逮捕》

编导凌奇伟是个未上过大学，屡屡变换艺术职业的人才。他创作的《大桥下面》、《公寓》、《黑色诱惑》均被各厂家采用。在谈到《暂缓逮捕》要表达的主题时，他概括了六个字：渴望、劝善、寻找。人处在绝境中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渴望，李萍渴望宽恕和人性的爱。《圣经》里有个故事：一个妓女路过村庄，村民朝她投石以示轻蔑。一个圣者对她说：“如果你们中谁一生没犯错误，就朝她投吧。”于是村民扔下石头纷纷离去。与人为善，劝人从善，爱人之心是人类心灵相通的催化剂。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凌奇伟在寻找初级阶段做人的准则和公德；在经济改革的年代中他在寻找具有人情味的秩序与和谐。

影片在造型上构图新颖，色彩艳丽，流动感强，体现了现代都市的特点。其音响、音乐恰如其分地吻合人物感情和特定情境从而推动观众的情绪随故事起伏。主、配角演员的外形气质与表演都能被观众认同。是一部档次较高的娱乐片。（冠英）

台湾导演谢雨辰在短短的几年中，已在大陆拍了四部故事影片。第四部是《乱世英豪》。遗憾的是，此片与《夜行货车》、《大漠紫禁城》相比，正在走下坡路。加上那部《望春风》，我不禁要问：“是为了凑片数，还是在步后尘？”

《望春风》的乱战、厮杀，以及毫无价值的佐料，在《乱》片中又不加修饰地再现出来，粗糙的打斗伴随着粗糙的人物和情节，使影片从上海打到南疆，人物多而平庸，其结局还来了个翻新的神化，同样不能掩盖其中的虚假、乏味的情节。

此片与《夜行货车》判若两人。如果为了赚钱，这实属不明智的败举，如果为了探求新路，这又实在令人费解，不知谢导演自身是否已经有所察觉呢？

藏于《夜行货车》中的那种轻松的气氛，的确令人感到了一种别样的情感，人们对导演执著、优美的创作风格，也油然而起一种欣喜的感觉。这之后，又看到他的《大

就此打住吧，导演

池令涛



本版编辑
冯瑜
常君选

古调独弹向世界

西安市易俗社、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与西班牙国家电视台通力合作，最近完成了秦腔《长生殿》影视片的录制工作，这将使我国西部地区颇有影响的古老剧种——秦腔，传向欧洲。

这次拍摄协议是赵紫阳总书记在任总理期间与西班牙国王共同商定两国合拍一部介绍中国文化的电视片。

西安市易俗社冀福记同志，根据原清代剧作家洪升的《长生殿》剧本进行了改编。采取了舞台与实景相结合，互为衬托的手法。既有舞台表演又有人物情节穿插于华清池、沉香亭、青龙寺、马嵬坡的贵妃墓等名胜典故之中，既使观众欣赏到演员的精湛艺术表演又能看到真情实景的历史文物，既保持了秦腔传统唱腔，又丰富了悦耳动听的秦腔曲牌。导演赫梅·比利亚特说：“我听了秦腔音乐很悦耳动听，相信欧洲观众会对秦腔感兴趣的。”录音师奥斯卡·达内斯向导演要求，一定把演奏的场面拍摄下来，不然观众不会相信这是用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乐器演奏的。

（于志恭）

在我们即将结束在八宝山历时两个多星期的采访之前，我们总是感觉到仿佛还有什么没找到。于是，我们又一次参观了八宝山殡仪馆的火化车间，整容室和八宝山骨灰堂。

八宝山骨灰堂是县团以上干部存放骨灰的地方。普通百姓的骨灰则存放在离八宝山有一站之遥的老山骨灰堂。

八宝山骨灰堂又分中室和侧室。中室是中央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存放骨灰的地方，中室的最北面一间是中央领导的骨灰存放室。在“中央室”里，我们看见了朱德、董必武、陈毅、彭德怀等许多熟悉的名字和照片，唯独没有见到周总理。

“总理在哪儿？”我们问带我们同来的崇师傅。

“总理没留骨灰……”崇师傅说。

这时我们猛然想起，总理的骨灰已在十多年前遵照他的遗嘱撒向了祖国大地。

1974年6月1日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同志在最后环顾凝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后，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中度过了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

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间一次常规的

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受灾难的年代里，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为了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1973年冬，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CC。但是，江青一伙除了在政治上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把矛头公开指向周恩来外，还常常借打着“商量工作”的幌子，无端干扰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并且迫使周恩来承担了频繁的迎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经常要从城里到首都机场往返数十公里。这对一个已经身患重病的古稀老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自己感到



人生终点

从火葬场开始的采访

刘业勇 李忠效

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械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之后他才交代了工作，向秘书口授“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做了第一次

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8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

当周恩来住院这一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人们的心头笼罩了一层阴影。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人民从周恩来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呕心沥血的努力中，认识到他是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体现者，而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他的身上。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当他步入宴会大厅时，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排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坐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排的同志纷纷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党心、军心、民心所向。（六）

七四年国庆前夕，周总理莅临国宴，时总理久病，中外悬念，致词时，声音洪亮，满座宾朋，掌声震动，经久不息。掌声如海如潮涌，翘首听雷音。灯辉国庆，月圆人寿，万象欣欣。倾杯吐露，良朋喜泪，感我哀情。愿君常健，观山观海，不厌高深。